



## 中正橋

### 九十九支石欄之歌

◎金家琦

從小學到高中以前，我的生活圈子僅限於學校、家裏和表姊家。由於表姊家在汀洲路上，所以每次去她們家都是騎腳踏車經過中正橋長驅直入。上了高中，學校在台北市，中正橋更成了我每天的必經之路。

我叫她媽媽，並不只是因為她看著我長大，她也是我的傾聽者與治療者。高中時我喜歡走路上下學，在步上橋前的上坡，心情是緊張而興奮的；上了橋，靠著橋身貼著，隔絕了車聲與人聲，只剩下我和媽媽的呢喃細語和撒嬌任性。最愛在半夜倚橋而立，眺望遠處的燈



<我心中的一座橋>

火，感覺像流浪異鄉的遊子，外在是孤獨的，內心卻有個暖暖的依靠與源源不絕的動力。

我在橋身第〇個石欄杆上寫下了彼此的暱稱，一路拍打過橋就像牽著媽媽的手走路的小孩，心境是安全與信賴的。晚上常躺在橋下的河堤傾訴自己的快樂悲傷、憤怒迷惘，也發現有不少我的兄弟姊妹在此依附母親的寬容。不管你是悲傷得嚎啕大哭、獨自飲泣或高興的手足舞蹈、憤怒的捶胸頓足，她總是安靜地不厭其煩地讓你發洩。常倒在河堤上睡到天亮，我想她一定是趁夢中撫慰我的情緒吧，隔天清晨總是精神奕奕的步過橋頭去吃燒餅豆漿。

小時候很傻，以為橋身振動是她在發脾氣，所以常抱著石欄杆哭泣，長大了，知道這是車子經過使然，卻還是不禁懷疑其是否真的生氣或無奈。每天承受那麼多的車輛毫不留情的駛過，塞車時的怨氣也出在她身上，隨口的一句髒話或檳榔渣都讓我替她心痛得想哭。誰會去留意橋身的龜裂破損與旗幟招牌的任意放置帶給她的難堪呢？許是





<我心中的一座橋>

空氣污染太沈重，讓雙方都看不清楚吧！

高中時的叛逆在面對我的第二位母親——中正橋時是溫馴的，那時橋上還有憲兵站崗，清晨五點多走路去學時常是一手冰棒一手課本，而阿兵哥也會開玩笑的問我要冰棒，晚上情緒低落到極點，也會威脅憲兵說要自殺……，這些喜怒哀樂唯有她歷歷在目。現在由於在外地求學，難得回台北，每次在回家的路上一定會自強街下車，步上中正橋，心情波動的無以復加；惟有上橋後才有回到家的感覺，到第88個石欄杆處看看寫的字還在不在，喋喋不休的談了一堆關於自己的生活，最後，小心翼翼的問一句：「嘿！媽媽，你還記得我嗎？」真的，當我這樣問她時，她不是用風聲來回答就是用橋身的震動來回應。親近感依舊，夕陽還是一樣有種悵然的感覺，只是與她相依作伴的憲兵不見蹤影，留下站崗亭無限唏噓，她的皺紋也加多加深了幾條，競選旗幟仍然在她身上囂張的飛舞，而河堤上散步的人形單影隻顯得更孤獨了。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我想不只我一個人對於中正橋有這樣深的眷戀與感情，只要願意下車漫步過橋，佇立橋頭感受橋的靜謐與震動，相對於車聲的喧囂，你會發現她的安靜承受有種悽楚的美。若是嫌惡四輪的跋扈，河堤是個絕佳的懷抱，伸展肢體和她融合為一或者蜷縮如子宮內的胎兒都可以感受到她的律動。如果你真的這麼做，那麼我敢保證下次再經過中正橋時一定是躡手躡腳不會橫衝直撞，因為實在是捨不得破壞她嘴角上揚的笑容啊！

（大專組 佳作）